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二

餘姚黃宗義編

書五十六

感憤

上大司徒梁公儉庵書

劉繪

進士繪頓首死罪繪不佞不能敬奉德教以順下陳之心繪恐以不肖之故有傷於門下之度也繪以進士分大司徒觀政國家之法以新進者多下邑草莽之臣不

習典章令觀大臣舉事庶他日有所法程可寡過爾未  
先授以職事也昨澍雨竟日進士以僕馬未便遂未到  
部隨有健吏持札相喚進士方與客對即辭客衝雨沾  
濡來見初以為必有明訓教旨便當勇受之也不意門  
下據案不荅禮聲色兩厲進士以庶司在列不能當面  
數之責畧無辯論以為一揖不至未成過也門下何動  
氣若斯此所謂覆羹之失而致翻海之怒毀瓦之咎而  
發破山之威竊亦為門下不取也門下怒愈甚環視兩

旁指為冥悍不識事體公肆傲慢令曹吏勒疏劾進士始長揖退見同年友但瞑目沈心而笑曹吏之士識矣夫進士未受職曠何職也未受事敗何事也曹吏雖袖筆如刀不知所主何意所加何辭所撫何事所議何罪聖主高居法宮宸覽諸大臣奏章見大司徒奏囊必慮以為軍國何大議邊圉何大策內庭何大計象魏何大令發而視之則叅一未到進士爾繪懼此瑣細事乃勤聖主當何以出絲綸下明詔哉是本欲成進士之材而

反損門下愛士之德白進士之過而反累門下容士之  
量繪聞仁不棄物禮先厚施以不肖之始進望門下有  
以全之不虞其輒棄之也以不肖之狂悖望門下有以  
教之不虞其輒摧之也故不教而怒者禮之暴也不寬  
而伐者義之慘也且舉一言而傷國體之大非忠也薄  
一士而動羣情之猜非知也願門下察之昨聞周司務  
同郎吏二三人皆短繪於門下謂繪多言戲媒俯仰元  
倨出入不循矩度嗟哉以繪之行誠如左右之言但繪

且思之以繪之志行欲免於左右之譖必不可得也以左右之志行欲相合而矜之亦必不可得也諺曰女入宮見妬士入朝見忌夫宮妬者必名姝也朝忌者必奇士也繪雖亡奇然自左右眡之必駭顧而叱焉者也昔黃次公卻督郵之譖而全許丞之名龔少卿拒功曹之誹而得王生之力孟公不顧尚書之期而司徒馬宮優之位躋列侯士元不理耒陽之事而相國孔明原之權登上將此四人者豈徒以疏濶媮慵哉性有能不能入

有遇不遇爾是以孔門設教列為四科班史論人注為  
九等善人難以入室狂狷可以成章不有巨德何以造  
士也門下又讓繪曰觀汝年已踰三十何不省事若斯嗟  
哉嗟哉繪生八九歲時頗具知識能屬文鄉里謬指為  
奇今三十一歲矣不能於此時光揚駿業為國家濟一  
事遂隊南宮廁於釋褐之末嘗自愧恨力倦神疲時或  
目不辨朱紫耳不聆音理隨口應答健忘如耄而自不  
知其故也但仰方今聖主御極六合一家雖有奇傑何

能自表見此正馬卿揚雄所謂儀秦無所騁辯賁獲難  
以事勇者也故如文子弱齡能禦衷甲甘羅十二憑軾  
下趙子房以童年報韓仲華十九而為佐命古昔英哲  
不尠假令並生斯世則亦就摠衣鼓篋之業爾豈能遽奮  
青霄之上邪繪文不能獵取上第名不能橫四海則宜  
為左右之輕且斥繪亦以此澹蕩而困於自悼常恐終  
無樹立而自委於末行也繪且壽之繪居宛汝之間其  
俗子弟多好獵繪往獵家見名鷹於末獵時凝金眸垂



雲翮毳毛剝落脩然如鷺徘徊條革之繫若病且死啖以翠鳥之肉不厭也飲以烏梅之液不甘也一旦脫鞵而颺乘迅風而起也竦翼而翔於碧落其神俊莫能當之於此之時信乎大鵬避路孔鸞舉野無狐兔之跡林乏燕雀之羽何也以其才力得縱而精耀氣湧也以繪之不肖倘辱納而教之當有鸞鳳朝陽之志肯以名鷹自況邪若終不加愛而與進之繪聞智士不違心以干祿烈士不忍諾而喪名高鴈傷空弦而橫透雲幕神駒

驚虛縶而滅影崑崙今九州之外五嶽之巔可為曠士  
棲神寄足者無限肯終阻門下之條約而有汚印紱哉  
狂愚敬勒通記外孤鶴賦一篇并見志意覽辭喜怒惟  
其裁察

與殷子

王廷陳

竊聞人各有偶物從其類故婚姻人道之始伉儷家政  
之基豈可使汙隆一揆涇渭混源哉此鄭忽之拒齊不  
疑之辭霍良有以也故秦晉國匹藥郤族均王謝閼等

潘楊世睦本其門素既爾齊同稽厥風猷復無虧替又  
其子弟雅醇弓裘克禪則施衿命往結褵言歸百兩是  
將箕帚獲所於是甥舅騰永王之譽龜筮告鳳占之吉  
風人詠其好逮宗黨贊為具美斯天作之純休人倫之  
畢營矣其或今迹雖微先鬼則大肩支云劣祖德在稱  
則駕言歸女意屬振微仁不遐遺民歸其厚猶長者之  
用心矯偷之高舉也又或席門之眷甕牖之賓前徽無  
聞舊彥缺錄而豹姿突竅駢角旋生無待能興滂塗拔

起則知昌願托冀庇望諧譬之食果畧株棄牢收豕徽  
新福於將來違衆情而締納此婚姻之變例明賢之逆  
覩也至若椎埋穴類闌閤狡童不齒齊民世濟惡德以  
逮馬醫夏畦之子給喪傭保之兒亡命負辜之徒導騶  
先驅之廝遽條威施之狀俯仰無能侏儒介眇之稱孝  
慈莫改擬倫於犬豕比德於優伶一旦以乾沒而致多  
金資營苟以騰高貨心志驟侈不足非財自醜卑流抑  
攀華胄推潤屋之餘脂希宵燭之末照於是釀肥啖其

門客貨賄誘其私親遊說之言日至密邇之譽不衰遂  
至寡廉鮮恥明目覩顏唯利是求族類固計衆蓋競謀  
鳳毛安惜是故育女猶之居貨行媒同於質絲忍使化  
源釀為賈道於是犀壁金珠爛充簪珥冰紈霧縠高貯  
筐篚雖位在九列族右一方多議濶視之人喜譏善謂  
之士莫不一見解頤弱息請往遂使纓冕之產入於甌  
儉之門河鯉齊姜比於鳴盜之裔生為合菴之人若牛  
驥共阜而食死為同穴之鬼則薰蕕並器而藏高門遂

爾降衡芳草為之化蕭矣士人贅行孰此為大哉僕嘗  
懷此而未有陳也近見郡中婚媾多托媒於足下者故  
敢布此幸子稱品審流別羣分類苟非異等務遵常塗  
毋使禮門頓開利竇也

講信書一

郝敬

某足下執法明庭休暇故里兩尊偕老兄弟孔懷人生  
之積慶鄉邦之萃美使枯槁之夫望之而生色比年高  
牙往返不佞行夫先驅歸忘倒屣親故之誼闕如非敢

為疎薄也蓋不佞自丁未之歲抱病杜門於今五年矣  
士大夫歸田日與父老周旋追陪懽笑而不佞獨坐窮  
山衡門反鎖豈其性與人殊自惟肝鬲之要難一二語  
人也請為足下畧私布之蓋外議謂楚人剽悍而吾邑  
為甚不知此議何從起良由我輩奔競喜事知進不知  
退一著偶差全局盡輸即今鄉里衣冠非乏長者而人  
以為勝母朝歌冠蓋不入其里請謁不受其刺此何等  
時也人方鶴鷗我我自謂威鳳祥麟遊羿彀中其何幸

之有知止不辱為善最樂此兩言童而習之身既去官  
安分循理公無逋負私無過犯雖風格稍峻深居簡出  
人誰得而問之此區區自全亦為吾黨增氣此其肝鬲  
之要一也人家子侄懶學親族好事奴僕橫行三者皆  
緣主人素與郡邑大夫院道官長周旋故子弟親戚緩  
急觀望奴僕倚城社作姦吾邑聲名之壞大率由此今  
既杜門寡交自邑侯貳領博士先生以上一切不通往  
來則子弟絕望親戚亦不以閒事相聒家奴知主人素



失禮於上官斂手入市逢人讓路矣如此則門無剝啄  
之警身受清寧之福良覺省便憶自己已歲兩兒進學  
後雖孤侄孤甥縣試無名寧為貲助不為干謁宅後地  
高價平買強隣生端委而棄之豈曰能讓亦唯以息紛  
爭之擾省出門之煩妻子無識笑其龍鍾區區拊掌自  
謂得計蓋能忍一朝之忿而後能博一日之安隻字不  
入官府勾使不到家庭昔人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  
日何為匆匆冗冗與世紛紜此其肝鬲之要二也生平

不善飲酒不博奕不遊嬉對客兀坐終日木偶惟好古  
讀書癖入膏肓家有古彝器高人墨蹟把玩可以永日  
辭翰粗習而不工亦不甚好也緬惟先聖六經之訓炳  
如日星數千年來各家師說蒙蔽多未發之隱願以未  
死之年鑿堅研微手為註釋補前人所未備非竭十年  
之力不可而今已五年矣功將及半人生五十始衰奈  
又過四來日苦短有志未竟恤死之不遑遑恤門外事  
此其肝鬲之要三也三者向未以語人雖妻孥無喻吾

意者惟皇天后土先聖先師或者監之而今以語足下  
豈謂足下知我乎聊以明區區非好與人長短專心田  
舍者也使不佞專心田舍當日與官府酬往規求便利  
而縣大夫蒞政兩年尚不識面則不佞豈好事之徒爭  
利之人哉足下可以垂察矣夫足下世胄也令祖方伯  
公田舍甲於閭里尊公又從而附益之足下拱手而受  
成於人世艱難自可無問區區窶人子先君一官清白  
家無甌儲今與尊府相連馬跑泉溢口薄田皆不佞十

七年前拮据置買為老母餽粥一家餬口計而湍口有  
尊公生兆則自近年始耳區區創業之初豈預知尊公  
將卜兆於此先去以避之乎去年突將馬跑泉百年水  
利一旦阻絕使薄田數頃化為焦土時足下內召胡幼  
泉年伯馬瑞華親家皆云候足下歸易處耳無何霖雨  
大降不佞於時注易初畢踟躕滿志世情冷煖忽忽都  
忘比足下歸而馬瑞華謂足下不改其父之政也不佞  
嘆足下孝子哉抑或者將彌縫其闕泯其迹使不佞陰

受賜乎未可知也於時不佞方注書前事盡置度外  
比入冬書畢將謀注禮三禮浩繁非數年不可了而兩  
兒懶學欲以家事付之值縣司編稅遂令兩兒履畝清  
額不意執事者一旦忽焦震怒縱金伐鼓械杖如雨畚  
鍤如雲咄嗟之頃薄田五堰盡築為大堤不佞聞之莞  
爾而笑曰可謂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者矣然習靜久三  
告至不為投杼已乃復自思惟不易不于長此安窮  
於是率畧數語授兒代書告邑長者求為先容而尊公

報以纒纒大篇不惟以湔口之五堰為當築且併以馬  
跑泉之水利為當阻至是始知足下果不改其父之政  
而不佞亦竟不得蒙足下陰庇之賜矣將若之何夫尊  
公無地不相阨不佞何地可相避縱不佞謬為高雅盡  
置田舍不問則將閉門枵腹嚼槁壤咽蠮李而為於陵  
仲子乎於是不佞始曉曉焉向足下一鳴耳雖然爭奪  
之言出口則清明之氣銷好訟之辭入耳則風雅之道  
喪舍文弱之雍容而為睚眦之紛論離却掃之清宴而

開盈庭之闢市使居不得安其所退不得修其業跼天  
躋地曝鱗寢闕區區向所布肝馬於足下者盡付之東  
流矣夫天下事惟情惟理惟法我輩鍾情中人論理愚  
夫讀法足下法官也事至議法卑矣人品至犯法下矣  
吾兩人者直當以情語請足下平氣聽之虛懷訪之勿  
信羣小勿從亂命其必有以忠言告足下者倘灼見區  
區之情誠有可原此疆爾界宜仍舊貫泯於無迹忘於  
無言安於無事俾區區養拙投閒席門長掩未死之日

誰非足下之賜蓋不佞死灰也而足下煬燄也今姑置  
不可然不然勿論惟於常格外乞哀於足下曰請勿  
壅泉勿曲防使鄉隣雷一滴之潤解倒懸之渴以足下  
賢明亦宜優為此而況不佞非無因而至者何難一見  
許乎不佞於足下雖非肺腑屢世桑梓未始無瓜葛先  
君與尊先仲父又世講也去年聞足下有南臺之擢私  
心愉快他日薄業就殺青建鄴詣柱下繕藏書固我東  
道主人也豈意未離里閭早相抵牾是使區區竟不敢



附青雲望龍門矣翻然垂省尚存乎足下一念蓋聞智者不可辯窮而可以情感龍蛇不以直伸而以詘伸今使足下萬勝不佞萬不勝人不謂足下善謂足下強耳使足下萬不勝不佞萬勝人不謂足下不善謂足下讓耳足下試思之寧以侍御之有應人求而與之之為貴乎寧使人謂侍御兼他人之有之為貴乎吾聞明月之珠不以彈雀屠牛之刀不以割雞一勺之水盪脫之地所值幾何挾豸冠之力以遂升斗折霜簡之威以溺寒

灰借使得之非曰利也借使勝之非曰武也此言滑稽  
於足下為著蔡越入關弓誰肯垂涕雖有長者居間利  
害未必相關吾與足下當局願盡除其荆棘相示以肝  
膈如此使不佞受賜於諸長者勿寧使不佞受賜于足  
下乎惟足下圖之

講信書二 郝敬

昨者奉書足下披露肝膽自知交淺言深然迫於無可  
若何企足下萬一垂聽而足下藐焉如罔聞也得非以

前書詳於人情畧於事理故足下疑之乎向固與足下  
言矣我輩鍾情中人論理區區非詘於理也田舍之長  
短爭訟之是非書之則污簡牘傳之則醜聽聞屢讀尊  
公書皆憑奴客口授都似夢語黑不可以為白鹿不可  
以為馬通國之口誰能捫之所以靜俟足下從容詳察  
不欲皎皎自白獨居其是而足下褻如充耳又不得不  
以顛末告請先言馬跑泉一名沙泉泉雖發源嶺東而  
溉田則嶺以西居多環嶺西下十里之內百家千頃水

利公共也而尊公每向人云沙泉者劉氏物也郝氏攘  
之此豈非夢語耶泉越嶺西流為三溝一溝循嶺而南  
為滕家塙滕姓等數十家共之不佞有田十六石在內  
同利無爭也下嶺數步又分一溝折而西南為周家塙  
周姓等十家共之不佞有田五十餘石在內同利無爭  
也半嶺直下又分一小溝北去為君家長流水而大溝  
直西去為聶家塙聶姓等數十家共之不佞有田一百  
餘石在內滕塙周塙二溝去泉近地勢下得水多而田

少各家隨便利取水故不分晝夜聶墻去泉稍遠地近山而高田多水少故先年屢訟各姓照田分水日夜輪流嘉靖年間廖朗官帖及各家私約具在可憑也尊公過聽使者劉寅謂此溝之水專為君家有夫君家有長流小溝其大溝專為墻設也墻專為田築也君家田盡在上流墻下一帶皆不佞與諸姓之田君家無寸土在下不知併吞此水何用自開闢有此泉即有此墻幾千百年矣令祖方伯公萬曆丁亥年來不佞萬曆乙未年

來皆新戶也計尊公沙泉田不及三十石及令叔田不  
滿八十餘石而薄田在下流者一百六十石此泉所灌  
田且千石而尊公覲然以為己物此又非夢中語邪假  
使區區非其有而攘之亦非攘之於君家也堵水舊分  
七晝夜聶秀陳進一晝一夜王安一晝一夜廖成二晝二  
夜王明一晝一夜王本敬一晝二夜王本義龔鶴一晝  
一夜今陳田屬我水一晝夜王安田半屬我水半晝夜  
廖成田半屬我水一晝夜王本敬田半屬我水半晝夜

王本義龔鶴田屬我水一晝夜計薄田該水四晝夜各  
姓共該水三晝夜各家公私新舊券約可據農家以水  
為命誰肯相讓使不佞果越分攘取衆姓豈無一言而  
何待尊公啾啾乎古墻即在小園烟雨堤左水溝傍牆  
南下乙巳年山水泛漲墻決為深潭衆姓推田多者首  
事不佞捐三十金買石募隣人王天義鄒少光等修築  
二人現在可問也使區區非其有而攘之豈亦非其有  
而代他人修築乎近年祇為小奴得罪尊使劉寅挾忿

阻絕上流將泉溝一帶處處穿決滴水不令入溝兩年  
禾苗枯死而尊公反謂我越分引水渡塙夫塙不渡水  
築之何用有塙無水又豈非夢語邪今姑就尊公所明  
者曉之尊公謂廖朗水二日夜已賣與胡鳳垣則胡鳳  
垣田之有水尊公所明也然胡田之水必由小園牆下  
先灌薄田一片九十餘石而後西南過王本敬田又東  
過袁照所換廖朗田又東過胡雍丘田又南過不佞買  
王明田又南乃抵胡鳳垣田自泉口抵小園一里而近



自小園抵胡鳳垣田二里而遙遠二里者既有水而近  
 一里者反謂無水此又非夢語邪尊公謂王本敬向未  
 放此水今王本敬雖死其子王天治尚在各家有券可  
 無煩多言至謂我以廖朗之空帖借口夫不佞之買此  
 田本為泉田買也其各主賣此田以泉田賣也稅糧之  
 以泉田科也百年之古塼古溝非旦夕可偽造也一鄉  
 萬口行道之人樵夫牧子皆知郝田共此泉何待廖朗  
 之帖始為左驗乎是又一夢語也尊公又謂我田自有

堰水可灌夫小園之有堰非舊設也甲辰歲不佞棄官  
歸始鑿此池旋買壟救熊國賢基田又抵換魏敏庵年  
兄田共七十餘畝通濬為濠以承聶塹餘水為養魚種  
竹休老計原非此田之額堰也而尊公見數年新鑿之  
池遂忘百年久開之塹是又一夢語也尊公又云不佞  
昔託王鶴陸仰求令祖方伯公小奴近日又賄戚使剝  
寅以此為無水營求之罪案事誠有之嗟乎何為其然  
也哉足下亦可以反而思矣夫使是水而不佞果無分

乎則請求納賄謂之贓跡使是水而不佞果有分乎則  
請求納賄是勾踐所以事吳太王所以事獯鬻者耳豈  
得已哉即區區今日告哀於足下纍然如喪家之狗奚  
啻鶴陸之請小奴之賄而已尊公不深思垂憐而反昌  
言以明得意其若之何惟尊公難與言故不佞不與之  
言企足下可與言故不佞媿媿言之此乃馬跑泉之顛  
末也請更言湔口之五堰向者君家築堰之日小奴來  
告但云占我四堰耳昨不佞閒行親視實五堰也夫湔

口薄田自萬厯二十三年董述溪以所買王鏊陳才等  
田十石七斗五升藕堰一口新堰一口又小堰一口又  
大堰水一分又泉水一分俱坐王族門首沖下憑陳楚  
亭抵換我倪家沖田迄今十有七年矣嗣後王姓人各  
以田堰基屋求售且盡而辛丑年以後尊公始卜生塋  
於此地匆匆謀買皆各姓星散之田而門首堰沖下已  
無田可買矣藕堰下皆薄田也內止存王堂田三斗一  
丘王大節田二斗一丘被尊公挾買之亦不過田五斗

耳今遂占我藕堰一半新堰下皆我田也內止存王大元田二丘王大茂田一丘萬曆二十七年我募工疏鑿此堰而二家逐年止用水一分今尊公挾買遂占我新堰一半我買王宗成門首堰一口其下皆我田也止存王大化寡妻陳氏田一丘四斗尊公挾買今遂占我門首堰一半又買王愛民堰一口其下皆我田也止存王大節田一丘三斗尊公挾買今遂占我王愛民堰一口我買王大啟大教兄弟三人門首堰一口尊宅無寸土

在下今將堰隄掘毀斬其隄上樹木稱為已物我買王愛  
民基園一所尊使盡斫其竹籬伐大桑一株舁歸此去  
年冬月事不佞於時方注書小奴從窓外告劉家砍樹  
不佞叱之去不願聞也昨始親見矣嗟夫已毀之薪木  
不敢望償新築之五堰將覩顏以為已物乎雖不佞羸  
弱不敢相抗人情輿論其若之何今總計君家堰下田  
不過二石一斗五升既不能攜有餘之水以溉別田何  
為興無益之役以作虛器為尊公謀者勞且拙矣及不

倭以告諸長者而尊公乃抄寫王姓清丈冊抵節夫今  
之不明者非丈冊也清丈在萬曆七年至今三十四年  
矣中間買賣遞換即有侵越王姓人與董宅宜爭者三  
十年之前與我宜爭於十七年之前既經董宅與寨舍  
兩主遞換未占王姓尺土今無故而將虎鬚則不佞病  
狂喪心矣借云尊公重買豈以二石一斗五升之田併  
据人五堰乎即云係水豈得徑行築斷并無水者一概  
築之何名乎刁民王卿王魯無賴小人搏噬族人以奉

尊公尊公唯兩人之言是聽今日之事兩人構成之滴  
口泉水從來隣里相安寂無一言自兩人移住泉口需  
索放水之家稍不遂意輒決墻水而注之溪穿竇而洩  
之別田亦如劉寅所以處沙泉者尤而效之矣但滴口  
之害泛及衆人若沙泉之害則不佞獨受蓋滴口尊宅  
之田多在下流其勢不能壅水使之不下若沙泉尊宅  
之田盡在上流而寅使盤踞泉口尊宅田告涖而薄田  
生煙塵矣使者方揚然得意盡以有餘之水賣之無分



之家索雞索酒索米鹽吾受分者終日荷鍤奔走旋放  
旋決不得霑一滴之潤將誰愬乎故今溜口之堰雖築  
不佞吞聲忍受但沙泉之水相厄則薄田數百畝束手  
待枯而尊公錮於寅使之言以為當然不知寅使非忠  
於主也亦非讐於不佞也與小奴爭酒食起釁佃民唐  
大智適有牛犯山尊使執之小奴登門索取成隙不佞不  
知也及秋旱不佞卧病園居聞泉上喧鬧遣小僮勸諭  
而尊使謂不佞將以奉告先為一切無端語以激尊公

尊公以為然彼遂橫行無忌以不佞分水賣與高林孫  
正年滕舉王大才等家而聶墻以上沿溝一帶隄堦千  
孔百竇塞於此決於彼上流田滿即掘水使之東注涓  
滴不得過嶺西矣薄田何嘗需一杯之賜乎家奴得罪  
禍延主人殊為無辜兩年枯旱亦足以少洩不平之恨  
倘猶謂未足其害何時而已尊公耄矣足下又宦出羣  
小為政難與之言今足下歸矣則足下自為政豈可使  
蜂蟄小醜毒螫同袍至此極乎今即不敢望足下改父

之政與父之臣但屬尊使睦隣里體人情勿生事勿已甚往日之橫已矣將來之孽止之各守分土安居樂業使一境清寧皆足下錫之福矣夫不佞於君家無論世講也無論瓜葛也維桑與梓世世同土吾邑桑梓之為荆棘也四方莫不聞之大都釁由羣小而禍極彌天故一馬飲水而曹衛之難結一女爭桑而秦楚之兵起凡事類此不佞雖愚數奉教於君子矣無奈尊公偏執不通又有數年之長不敢不遜即今年沖湑口上下多薄

田比年隣人以田舍來者一切謝絕雖力不贍亦以有  
尊公在彼也如牟沖周一仕之田已屬我尊公有命即  
毀其券而索原價居士岩王魯之田已屬我尊公重買  
即以予之而更以渡母橋之硤田相償王正立正義正  
忠之田屋皆屬我尊公欲之即委而去之他如王天位  
王天佐之田王天格之基屋皆來求信以尊公之故而  
辭之即今五堰下田二石一斗此在他人所必爭者皆  
以尊公故而讓之然則不佞何負於尊公而必索我無

已獸窮則觸鳥窮則啄區區亦有血氣者顧念瑣瑣田舍動相胡越使官府持短長是薦紳之辱而桑梓之羞也故寧緩頰告諸足下告諸長者區區所惜良重而尊公悍然不顧也豈以足下之明尚念不及此邪夫吾之有小園亦猶尊公之有生塋也尊公為千秋淨樂之土而區區圖殘喘旦夕之安旦夕者可以立待而千秋者無窮期也不佞以無窮期者奉尊公而盛使不能以旦夕待者容不佞於人情亦甚拂矣足下倘能俯賜蔭庇

使不佞一枝聊棲故鄉仁里豈忘首丘是仁人之賜也  
必構我無已則康樂之園行將為逃亡之屋一瓢一衲  
何處青山不可寄吾嘯傲而乃與人家奴作此惡緣詩  
云碩鼠碩鼠勿食我黍逝將去汝適彼樂土吾兒才與  
足下鷓蚌相守不才身請為奴稽首獻地願受一塵而  
為氓耳若不佞老且倦矣烏能日憧憧往來長與蠻貊  
之邦為比隣乎不多譚

明文海卷二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三

餘姚黃宗義編

書五十七

頌美

謝李郡伯建三元坊啟

尚輅

三元及第今為隔世之虛名刺史表閭又作他時之故事未嘗忘我何以報公昔高密為鄭康成建通德門頴陰為荀朗陵改高陽里皆邑令崇一鄉之虛譽與時流



為千載之美談孰若掄魁之坊出自相公之筆如坐會  
同館而張水篆如游法華寺而覩邕碑波戈峙金鳳而  
欲飛閭巷疑蒼龜而再轉雖進士之科未復然化民之  
意已多某因念平生真堪一笑袞龍殿上嘗誇獨對之  
三千朱雀橋邊今作尋常之百姓進不得陳箕子之洪  
範退而發揮郭氏之中庸開山學效嘉眉之規借時文  
明孔孟之意松間倡道豈無考德問業之人花外小車  
亦有事親從兄之樂然或預司徒之役則又如舉子之

時伐樹削迹之仇吾知免矣毀瓦畫墁之咎誰能興之  
不圖三十年金榜之名增重二十石銀鈎之字成前歲  
部使欲為之志動昔年鄉人助喜之心十字街頭如浮  
圖之起廢一千年後與華表以俱存何榮如焉可感多  
矣茲蓋伏遇具官坤維間氣河右俊人泉府培風善計  
江西之財賦翰林借選飽看天上之圖書肯為朱幡早  
蓋而來大是碧漳清江之福論振文誅奸之政季弟元  
兄用留耕掾荒之心召父杜母使七八月遂雩壇之望

使三百州無溱洧之憂一日而百廢具興三年而四境  
皆治遂令迂濶亦屬作新某雖奉几筵敢忘祭戰武陵  
太守屢許訪於桃花黎家小童竟空吹於慈葉末由胥  
晤曷盡多言某敢不佩此寸衷銘之百世薛少保三大  
字長如甘棠蔽芾之春楊文貞一瓣香願祝仙李蟠根  
之盛其為飯嚮無任敷榮

與李先生書

張翊

翊拜白李先生閣下令似孔修不以不才見視數過僕

意蓋有取於僕也僕也不德環顧腹中枵然無所有也然頗以鑒裁自委竊觀孔修志甚大才甚高識亦正其天分蓋亦百之一二也至於詩道文道僕疇昔頗事探討者其間奧之處孔修類能言之雖於君子長者之前未免言動有失此非所以責孔修也嗟乎後生可畏豈不信哉僕嘗南北奔走十數年非其人不妄接也不妄交也不妄取也至如孔修僕眼孔寥寥未之見何者年幾弱冠而有許大見識力量何所往而不至也第有說

焉程子嘗謂天下英才不為少直以成就之無道耳蓋  
觀之成周之時取士之法人才之盛何如以及漢及後  
世之時取士之法人才之盛何如蓋可見矣今日先生  
苟能不顧俗議不隨時好不急近利姑勿責之以科舉  
之習因其志氣而張旺之因其才力而輔振之因其識  
見而誘導之教之以入孝出悌之道養心修己之術親  
賢遠佞之方磨其圭角去其矜逸使之得以優游沉潛  
乎仁義詩書之府力追疾馳古人成立之地出則必經

綸必王道必禮樂必為一代之賢臣處則必垂訓必立  
教必傳道必為百世之師不但光李氏之一族而為一  
代之國華不但光嶺海之一方而為四海之德星先生  
亡謂其必不能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古有是言也孟  
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功名富貴自有一定之  
命捨穀粟而取糠粃棄參苓而服鈎吻不知之甚也僕  
之少年亦嘗從事於此顧以當時無有大賢之接卓越  
之識而墜此窞也一墮其中欲出之不可得也今之白

沙陳公甫先生倡道此邦抱經濟之宏畧負仁義之大柄千百世而一人者若使孔修師而事之其成就之大也必矣夫天既與其才而為父者反逆其才是天愛其人而父不愛其子也其可哉昔呂榮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僕於此亦云惟先生留意焉某再拜

賀王陽明平西啟

貴來

伏審儒者知兵相臣出將殲渠魁以昭王度除羣醜以

奏膚功九域同懽一家尤幸微君子其何能國在丈夫  
乃克帥師方叔顯允而制荆蠻仲尼文武而盟夾谷恭  
惟大中丞陽明老先生執事天畀弘猷世基碩德行高  
而心獨古才大而用不窮爰直道以事人肆忤奸而去  
位孤忠自許百折不回繼承前席之求亟拜賜環之命  
歷敷中外所至皆赫赫有聲槩視險夷無入不怡怡自  
得盛名允副重荷攸歸來控三垂獨當一面下車平賊  
境內晏然退食受徒吾道南矣快若鸞鳳瑞世隱然虎



豹在山迺值寧藩忍干天紀其所賢者五而智伯不仁  
不足畏者三而楚武心蕩菁言可醜蓋穢德之彰聞國  
事日非惟姦回之崇信無罪而殺民殺士非辟而作福  
作威何患無詞能入端人之罪惟知有利輒傾厚殖之  
家神人共憤者數年道路以目者千里魄由天奪怒激  
主知懼隱惡之彌彰恣逆謀之大露驅囚徒而出戰磔  
命吏以張聲罪浮於淮南之謀刺將軍律可同吳王之  
招納亡叛矯誣惑衆僭擬稱尊計竊鼎於南都大揚帆

而東下雖亂臣賊子人不共戴天而後顧前瞻疇肯  
率先報國况長安之日遠兼蜀道之時艱守臣盡入網  
羅疆圉誰其犄角人心騷動事勢幾危幸天不廢其所  
興而公可托之大事身名兩得智勇萬全一馳河北之  
塞平山東之淚羣僚嚮應壯士先登况志久奮於祖鞭  
而力莫勞於侃甓悅安社稷誠動鬼神宜茲先發後聞  
倏爾一月三捷長江天塹既回魏虜之戈赤壁火攻悉  
燼曹瞞之艦室家胥慶海宇一新事可方之古人功實蓋

於天下西人膽破魏公之勲望預隆下蔡功成晉國之  
經營先定似茲雋舉亦豈幸成雖公匡國以興六月之  
師實天賜公以活一方之命某依憑善類舊忝登龍居  
處亂邦素傷談虎托二天而幸免頻九死以更生喜隕  
自天恩酌無地慚請纓之已後忍擊壤之莫前恐門高  
而言則難幸惟俯納然室遠而心則邇可遽遐遺伏惟  
君子龍光茂德音於不爽大人虎變守謙吉以有終未  
遂叅承益深企倚

與康對山書

霍韜

生自小年即信對山空同為今之豪傑也及來京都人則加訕言於兩君子者喋喋生乃詢之呂仲木侯應乾乃知今之為訕者皆小人也自李東陽妬忌海內賢才論人則取其軟靡者論文則取其絮爛者一時賤儒鄙夫奔走其門士習遂至極壞而號為自立有守者率亦孿縮小器沾沾硜硜而已無怪乎百口一聲訕詆對山空同也生嘗語人曰若輩訶訕康對山李空同然兩君子

者視若輩譏訶猶溝渠中蠅蚊也今之人保守祿位如丐人之得單食豆肉也恨不一嚙已飽又復皇駭驚顧恐他人旁奪之兩君子者視之不啻廁中鼠也空同於詩文猶少見本相若對山被小人誣詆後不惟不疏奏自直且於京師交游無半字相愬於詩於文不少見懟恨不平之氣其視世之毀譽何如也故凡今之喋喋恨不平願禿舌短管兩君子者不惟不足當識者一笑適足以見其不肖喪是非羞惡本心為可哀憐耳今之人最

號有識亦必曰李空同尚氣傲物康對山聲色自娛生  
為之解曰今之世居高官都要路者烏得尚氣人哉孟  
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亦尚氣而已矣說大人則貌之  
亦傲物而已矣古之人居危疑之世各有所托以自垢  
蕭何以田宅淵明以酒豈淺士所能知哉我國家百六  
十年文明之運宜有命世豪傑出應其盛或立勛業追  
掩前轍或續聖緒垂式後人文章氣節不與也尚冀珍  
重為生輩矜式至願至願用舍在時雖孔孟不敢必生

雖處此去止久速亦尚未定何時得遂一面以慰懷渴  
家園十數年必有制作足以聳一代盛美於隆古者毋  
惜垂教亦嶺海狂斐願望之幸之一也不宣

答顧東橋巡撫書

孫宜

東橋相公閣下僕韜迹草莽企慕名賢之日久矣徃者  
竊聞當今文人信陽仲默大梁空同關中對山具下昌  
穀為之首先此外則濟南寶應東橋三公咸亦其足稱  
紀者於是搜集藻翰購求篇章期在兼收靡或遺逸何

李康徐凌谿華泉之作則備睹而間見之矣乃於公顧  
徒裋其名姓夢想獲焉非有曳裾摠衣之雅篇聆褰誦  
之詳也歲旃蒙作噩八厓子自淞歸幸得所投贈唱和  
卷讀之然尚謂公之全且大者或不在茲當是時僕已  
弱冠有功名之役矣於是浮鄂達燕游吳絕魯扼山河  
之勝攬城闕之雄訪遊歷之英筆賦詠之雋將盡圖所  
謂東橋公文者而卒莫可遂始悲慘噫嗚自悼其所值  
之不偶云誠以僕之疲駑浪迹以來窮其身阨其一第之



名老大其年足矣曷有於精辭鉅筆海內豪雋之作即下里末學猶或得以捧誦識焉而僕固每求之而每失之斯其為數之竒情之悲也可言哉可言哉今年秋卧病玄石山中有張彥博氏者持公集致我僕意張之貽也攬衣而起再拜而受則公之貽我也且我質而我商也顛吟恪咏字咀而句繹之驚愕失錯斂衽以避者彌日已而嘆曰嗟乎文其在茲乎夫著作之體先本性情乃及詞彩故詩也者言其志者也賦也者述其感者也

文也者宣其蘊者也故情深思遠氣昌詞化是謂懿  
淑非此道也不在厥品今之墨客藻士豈無騁辭造語  
雄富濶大而足以駭聞美觀者乎其於性情之義則何  
如矣夫騁辭而造語濶而駭美者以其戾乎性情也亦  
罔足稱數焉矧猶有卑衷淺畜之夫取玄渺難曉之事  
徒掇拾古人糟粕略易其曲折始終謂出已乎其於賦  
詠務一切沉晦支湊言欲以異常殊故而意實謏稚莫  
通者茲豈非文章之隱盜儒學之極鄙而宗工宿匠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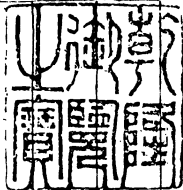
深棄乎夫公之文寧值脫去數者固模世之大程垂遠  
之的則而性情之發且深者也是故讀浮湘之稿則幽  
憂之懷著矣覽樂府之集則諷寓之道昭矣觀顧氏之  
記則貽燕之旨切矣誦近言之錄則規範之訓詳矣味  
論語之抄則編類之見審矣玩登衡之紀則超適之興  
悠矣撫國寶之編則存亡之眷厚矣茲其於性情也有  
不一備者乎而僕之累求而莫遂乃今顧適焉致之則  
文章之遇合不有時乎然公也不自是而質諸人人夫

自是之耻而人質也盛明之世羣哲庶彥固莫有能測公之萬一者矣僕也南荒之鄙人也嗜古無成希今鮮合力學罔詣其極修辭弗達其機非若人也公胡為質之胡自眎之過謙而眎人之咸我勝也此無他德之盛則其心愈卑知之愈真則其待物愈廣故也夫善人能受盡言以忠益望天下天下亦當忠益禘之公之文無容議已僕竊聞文者道之寓也道者濟世之符也古之君子非徒言之亦能行之公所為文若此其於經綸康

濟之具固已畧備且其位又可以有為者也必一一以  
所言推而布之則是純道之政而非徒設之誕也夫全  
楚之地勿論其他即以民言水旱凶飢之廣徵求斂率  
之勤弊豈一日積耶而休養安全令馴就蕃殖者上責  
也故誠一推其言則即公所謂富生勗廉近民之數篇  
亦且用之勿盡矣而矧其有出此者乎夫衣食不足教  
化乃輕天災數起而上弗之恤則爭奪興而亂離繼之  
茲三代以來恒患也故治世之務鮮不自富民始議者

曰漢文帝於民也富耳奚教之聞僕則謂後世之治天下姑無望其教焉富焉幾人矣今天下萬里為郡縣奚啻千百等哉然僕觀其民蓋靡不有饑寒逋負之慮其釋此勿係者二三鉅室豪賈已爾由此言之民之貧且瘠也殆不獨全楚則然即使公計日省閣卿輔贊兩儀之化而握四海之命也有出富民之圖者乎夫若是則公之道濟天下而文益奚足論矣然自公撫吾楚也其所行蓋莫非所言云僕乃終日諤諤而無忌者一得之

愚不敢自秘也惟公其宥之誨之實切瞻望



明文海卷二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四

詳校官編修 臣潘庭筠

主事銜 臣徐以坤 覆勘

總校官 庶吉士 臣倉聖脉

校對官 中書 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 臣索繼升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四

餘姚黃宗羲編

書五十八

頌寃

上楊邃菴書

何景明

僕聞聖人哲士取人於衆惡明主顯相識賢於集毀夫徇  
同情則獨行見遺實多口則廉節被黜何也獨行者同  
情之所繆而廉節者衆口之所黜也昔匡章棄於通國

而獲與於孟軻即墨汚於左右而受封於威王孔子明  
公治之非罪晏嬰脫石父於繆綆是故衆惡之中聖哲  
之所必詳集毀之下明顯之所弗蔽也今有操獨行秉  
廉節而干衆惡負集毀若李夢陽者明公在上何可弗  
少加察而一援之也夫僕於陽非敢謂其無過也自崇  
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時多憤激之氣乏兼容之量昧  
致柔之訓犯必折之戒此其過也若其飭身好修矜名  
投義見善必取見惡必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遠懷

不招之耻處近執莫麾之勇在野有鬼置之武在公著  
素絲之直立志抗行秉心陳力咸可尚也前與御史相  
迕同黨交構恃其貞介不服文法遭延無已固其自取  
而尊達至為不悅縉紳靡然誹笑言官亟詆於朝法吏  
深鞠於獄惟恐摧之弗披而辱之弗窘也嗟哉亦已甚  
矣謂深懲以全之乃底其壞歷責以備之實求其缺謂  
其為高好勝多事越位不即攻之將為患害則陽之為  
害弗猶愈於賣法成賄汚行喪守玩公詭避行私煽虐

甘心附媚役志富勢者乎凡此一切置之不問而獨於陽而較焉何也大槩習於苟同而畏異已溺於混濁而非獨清便於相容而憚弗羣務為蔽闇而忌太白故當事謂之橫伐奸謂之訐建樹謂之標已振起謂之輕事問民隱曰市名而出位持國法曰寡情而立威是以詭俗諧衆之人相倚為譽而直節獨行之士疾之若讐由此觀之仕宦之徒不貶損以就時游滑以希世何能免於今之人哉明公在上秉進退之權司統均之任獎拔廉

直沮抑邪枉而陽為門下相知之士其困於人若此况  
門墻之外萬里之遠者乎夫讒言屢至慈母投杼浸漬  
之灌可解膠漆僕於陽有肝膽之交聞於人言猶弗能  
無疑明公之門陽不敢徑達雖有鬱抑何由少白然陽  
之事在江西者亦甚彰彰匪有隱惡難見也僕嘗究之  
衆議士民頗公學校之徒曰陽敦古崇禮志在澄清閭  
閻之下曰陽不為撫按官爾可使盜賊息權勢不害我  
也夫學校之徒陽之黨也其言不徵閭閻之下無知之

衆何以黨於陽哉今京師之士其弗知者則已流言傳  
訛昧形議影羣猜共怒一吠百聲持辯風起發言雷同  
矣間有知者則亦恐異同於威要之吏以遭口舌之禍  
視為秦越隨其軒輊夫反同情以伸人格衆口以明物此  
其弗利也必矣孰肯樂弗利而為之哉昔孔融薦薦乎  
禰衡汾陽解爵於李白揚善登俊閔才舒困昭昭人代  
矣今陽之文藻敷贍才辯捷給誠二子之流匹而拘檢  
行止閑於禮義可以用世賁治二子弗若也乃窘辱摧

靡卒無一為之地者僕甚傷之伏惟明公秉道服人積望鎮衆力可以移易範可以表正於陽少加援察采士民之議捐比附之論使邪枉無順遂之私廉直無不容之嘆非獨陽之幸也國家斯文幸甚

與司官書

楊爵

竊惟執事名臣後裔儒林節行自理北司事以來獄中人盛德之贊青天之謠走二人得於耳聞者亦久且熟矣往年曾寺丞子如獄中具道二執事於爵其垂念曲

全之心甚為切至以二人事喻東人云幹國之臣當為  
調解此皆二執事痛隱時政懸切國民而為世道深長  
之慮之心也豈特區區為二人惜哉在二人未嘗不銘  
刻肺腑感激思奮益自砥礪而求不負賢人君子之許  
可焉屢欲修書啟謝以罪難中多所不便而止其敢忘  
此厚德而忍於自薄也十月初爵以事出窮迫以死自  
誓又不欲苟且泯沒使死無聞焉思欲具書以獻主上  
以盡垂歿忠蓋之識其書始終千餘言大抵援古証今



剖析於義利邪正之幾懇切於安危存亡之戒欲主上  
納諫容直以成君德以廣君道與唐虞三代兼美比隆  
中間有云臣以罪處獄中四十五月有餘矣延此一息  
尚未死滅此實陛下好生之德覆載之恩之所及而陶  
某等於臣飲食一節曲為區處不欲置臣於死使朝廷  
有殺諫臣之名其心未必不為忠於陛下者也此數語  
者實以古人之作用望為執事之能事焉諺云以所重  
加於所好爵以人臣以道事君者而望二執事是以天

下古今所同重之道而加之矣其待之可謂至厚期之可謂至遠矣時以楮筆不便未能具藁君門萬里亦無由為九重獻而徒能以口誦耳故嘗數語邏者云我有心事願告朝廷汝為我達之所以為此言者以冀主上賜紙筆則頃刻可成稽首以上雖死不恨天啟聖衷萬一感悟不惟國家大政有所裨益而二執事之高義美名亦因得以示天下傳後世矣近日獄中嚴戒之故走二人亦頗聞其詳矣顧事至於此莫非天命上則朝廷

之法下則人臣之罪在二人敢不修身以俟而順受之乎但身居言路職任諫諍中奮感激不無觸犯而雷霆赫然之下既以微示戒笞而全此生矣以一時言語文字之狂妄而數年坎穽禁錮之凶危則所犯之罪與所服之法亦足以相稱矣今復困以桎鎖加之以非常之法而置之於必死之地焉在二人一時之存亡雖甚微而關於天下國家者為甚大故憂憤感悲盡誠號呼而慨吾遭際之不淑此心此情實不能自己矣每夜初上

鎖腰繫足曰羣細曰生根一人立而唱之數人縛而為之  
以此治元惡盜寇之峻法舉而加之於出百死為宗廟  
社稷慮之諫官焉時事至此真可為痛哭流涕者矣况  
二人家貧路遠官淺罪深窮乏已極於守獄校卒無毫  
末德意推以相及則舉手之際有何情分非有二執事  
在上將誰倚以存此生乎即今幽室寫香門扉書鎖漫  
漫然與長夜無以異下地冷木之上肌膚凜烈一苦一  
席之藉皆事屬觸法而并為人所徹去坐卧起立展轉

關禁一飲一啄率至窮詰其萬辛萬苦萬窘萬迫之情  
狀視獄中諸犯其嚴急之過不啻十倍聽其言語察其  
意向似欲二人速死以畢事焉耳竊以為凡此毒苦之  
甚二執事或未能以盡知焉若曰知之則往年仁愛所  
及固切切焉欲全此殘生矣而今復不以生處之豈肯  
以數年至厚之德轉而為一日之甚薄乎故二人直慮  
以為二執事決不知其如此之甚也或者以一分謹慎  
分付而下之人奉承之者過於十分焉此則事勢至此

容或有之今日切近災禍二人已身久罹之天地鬼神  
照此表曲而志窮慮極亦已甚矣故不恤冒瀆之罪敢  
以迫切悃素仰告而無所匿欲望此等毒罰仍賜寬恕  
但不時預備若事出不測則倉卒即可處辦決不敢以  
餘罪有累於二執事焉如此則情法庶幾兩盡囚繫顛  
危之歲月或可以再延矣雖東人覘視日在於此而彼  
皆二執事屬下舊人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嘗亡而見其  
知好惡曉事理者十常八九更煩以一言款喻則若輩

未有不信從者矣若二執事不為顧念而一聽下人之  
所為則寒風凜烈之際羸瘠弱孱之質實難克堪而二  
人相繼死者有日矣天地間無不死之人無不化之物  
誠使二人一旦命先朝露倏忽殞滅為死於諫職之下  
求仁得仁志固未嘗不自慊矣豈以一死為惜哉但念  
天王聖明堂堂天下不能容此致身報主之直臣使竟  
死獄中於二執事數年保全之德愛亦未得終始領之  
人臣之禍朝政之損主上盛德之累為天地間留一無

窮之悲恨矣故昨嘗有詩云九天風色夜蕭蕭此日君  
門萬里遙不是諫臣愛一死殺身恐累聖明朝此實二  
人惻怛悲感惓惓不已之心也古人願為良臣不願為  
忠臣二人今日之事其是非得失固不容以自喙矣但慮  
天下後世有志士焉其慷慨殺身而存視死如歸之節  
者實有鑒於此焉天下後世有仁人焉其見幾而作得  
明哲保身之宜者亦實有鑒於此焉所見不同而好尚  
斯異一時心事固為人之所取而亦為人之所戒焉若



二執事身當今日之事上不使朝廷有殺諫臣之名下  
不使忠臣義士吞泣飲恨鬱抑於九地之下則經權迭  
用有善處之道存焉耳有祁大夫則叔向得以不死黨  
錮之禍非霍諤不能遽解而郭楫之語范滂事雖未就  
而高名千古不朽也二執事有賢者之節介有能者之  
作為故二人敢以古豪傑之事業望之而欲其成廟社  
之遠圖焉富貴福澤一日之榮寵名節道德萬世之瞻  
仰於事變難處之際而綽有處之之道非吾二執事之

高出俗輩將誰望焉

辯冤書

盧柟

古者大夫士志行不通於上則盡於書以列其情要其最顯者則李斯盡秦蘇秦鄒衍田需張儀盡六國司馬相如卜式鼂錯徐樂枚乘主父偃盡漢韓愈柳子厚張籍李翱盡唐司馬光王安石蘇洵軾轍歐陽修盡宋雜游說兼道藝窮於布衣側微之辭而後下之人得以抒其慮上之人感切於諷直之說於以納其忠而弗之罪焉

則夫書之宜上下通貴賤也於古有是夫雖然幸而處常徵諸言載之書可以達天子不幸而值變身桎梏之刑待鈇鉞之誅徒嘔心血筆而書之不足以達士庶人何者彼其天壤之相違居養之相異囊首赭衣之徒固不足以動人之耳目也今天下公卿士大夫自宰相而下與天子持議論相可否乘朱輪而插貂蟬紆金紫而懷珠玉執天地之符而力侔造化者固不為少也而柙含冤幽室闕鍵口舌不敢延頸而一鳴者何也伏枷鎖

惟重法厠穢弗潔之囚誠不敢輒以書通竊又懼夫上  
之人不肯戢威解顏傾耳一聽死亡者之論徒速血肉  
糜骨之禍耳夫烏極則厲鳴獸極則走鋌人窮則歸本  
嗙天命之衰也於柙已甚安得不頓足狂呼祈霖雨救  
塗炭冒死一言於執事哉夫柙世家業農幼而讀書循  
章句以諸生受胡氏春秋餒屈宋之糟游司馬氏之濱  
窺跡於揚雄諸子之垣然志行狂簡言多激越時時取  
覺厲為世人譏誚庚子歲二月中柙傭工人王隆左手

病瘡甚柵謂隆曰汝之病殆不可事事給汝直復若業  
何如隆曰諾請以張杲彊幹而多力者代僕柵曰然汝  
行遂歷試張杲為傭奴六月二十一日杲盜場麥柵聞  
之以畀司里杲遁宿孫潔場中食守場人李現場一乍  
明日柵赴訴縣伊家乘大雨排房塌撲死旦日杲母魏  
氏駕訟邑侯蔣公曰盧柵毆伊男卒七月初五日蔣公發  
閱杲屍則上齒闕者六左脛裂九可以致死者無不毒  
傷夫齒闕則食難脛裂則行委自柵場至孫潔場連一

里遠而彼走且食此其齒與脛果得有恙否也齒脛俱無恙而闕而折果孰為之耶當是時柵具大刑對思不知所出蔣公亦不測杲體徧傷故相拷掠數百自朝至日昃與法具伍嗚呼柵以柔脆之膚而犯堅虐之刑且彼何情而不嚙予骨肉而柵非金石之固亦安能久於抗對也苟疾痛有間雖赤族之禍然且不恤矣是月二十七日柵先母哭柵於野有婦人前持母曰母哀我張杲姊也我父杲叔實知杲死雨頽房壁壓焉杲叔張昇

又謂柟父曰杲之死也甚微而難言父窮之曰吳章者  
杲外叔魏氏與章淫禁章不得娶而居其室杲之死夫  
二人者圖之房壁頽厭非特霖雨使然也鄉昔齒闕脛  
裂者徧身毒傷於茲可徵焉先人以姦慝之跡隱而具  
房撲之情於巡按樊公准辯飭大名勘問未及而按臨  
會審樊公謂在庭諸公曰王隆者盧柟雇工人也按文  
附繳張杲作王隆傭人隆且為人傭張杲為傭人之傭  
耶夫王隆無恒產為盧柟業農即令張杲為若傭當業

誰之農乎使杲果為隆傭則杲當在王隆場安得來盧  
柵場盜若麥耶且杲所撲麥盧柵之麥所飲食盧柵之  
饋獨傭為王隆之傭名實眩矣法宜開蔣公不然樊公  
曰九士師可以生殺人有天子律令在律可殺吾不敢  
生律可生吾不敢死我所議盧柵同諸君奉天子律令  
爾我何敢私且魏氏原告詞謂盧柵令雇工人王隆覓  
張杲郭勇與柵傭工矣夫王隆一人爾果覓工自代即  
當傭一人又安得雇張杲郭勇二人代一人耶况盧柵



當時嘗給郭勇僱值錢勇既為王隆兼僱盧柵又安得給無謂錢與王隆所傭人耶今不幸事變杲死遂作王隆傭人設使勇亦死則勇即作王隆傭工而盧柵不得謂勇為傭工矣法宜開蔣公語塞少間進曰盧柵既死請罰穀一十石破若家何如樊公默然蔣公趨翼進將言憲副張公目蔣公退同知崔公履推府朱公之跗朱公肘真定理刑趙公謂蔣公曰是不可死先生何苦阨人蔣公稍就位樊公指柵原法曰彼罪案既若是而

蔣令寘之死予當奈法何僉曰稱律令於是下柵大名  
守張公飭滑縣劉公覆勘劉公者又蔣之同年生最舊  
執也相持同議定而後出謂房撲為妄告擬柵以家長  
毆僱工人至死應徒律量罰穀千石其傍引鯨鯢克噬  
之惡無損於蔣公焉以呈察院二十年正月內詳允發  
諸犯的決贖罪既柵各寧業所議穀千石直以為非法  
令免惟皂隸李祿未詣官照出亦擬不應詳代樊公巡  
按殷公允其詳而獄由是勦矣柵居家未踰旬而先人

終距卒日而先母卒踰年而兩子死一女亡夫柵出獄  
瘡痍未洒即繼之以天崩地隕之變而動其心脅之慘  
奈何天命窘極若是哉先是蔣公董獄當死刑者五人  
曰盧柵曰袁濟曰馬氏曰呂教曰侯宗儒然皆寃誣而  
無實以故獄詞雖脩而率不服是故樊公首貸柵薄其  
罪暨殷公按郡則四人者咸稱寃蔣公懼諸公救之以  
柵為口實解殷公問蔣公曰盧柵何如蔣公具疏進復  
組織柵死若昔之語樊公者益誣由是殷公釋袁濟馬

氏而復問呂教侯宗儒尋亦開去獨執柵於喪械送大名守張公公知柵之冤哀隱悼惜之不足而議柵抵死此固因察院之成命非張公好殺之本心也明年柵奏辯復行張公問得其情供張杲實柵傭人而仍以原擬若曰仍原擬則法不病作傭人則不沒其實而典刑緩且歸柄於察院也是年翁公按臨弗原明年柵復奏辯行張公時巡按胡公會審而張公前吏部郎中通判吳公前吏科都給事中推府李公悉直柵為誣胡公執先

定之辭據紙獨與柙對若仇佐証卒不及一詞及柙稱  
冤出憲副喬公作而言曰是情實可矜胡公曰此卒不  
可殺終當與某囚同例減死爾姑待仍擬張公退而歎  
曰諸公哀枉非不力救然所能者人也其所不能者天  
也於是悉取諸逮事者徵問前卷旁引鯨鯢克噬之惡  
嘗咎其六七十者皆虛偽無驗証去之獨張杲案如  
胡公議於戲柙內省由齟齬之年以及今繫獄之日柙  
始讀書不過為狂瞽之文瀆君子視聽未嘗附會官府

行無賴作培克又素惡商賈行坐之事於市井挾劍酖  
酒豪俠之徒固未嘗銜盃酒接慇懃同濟寃淫之惡慢  
長老而忤王法也獨好個儻恢曠之行嗜殊調好觀古  
人竒節然未敢踰大閑為名教罪人府縣無告訐之辭  
而六曹無文券之驗夫所謂恃豪放恣險惡憑陵暴橫  
於一時彼濬人固寬厚有容者亦安能甘蹈患害上下  
無一詞發擿必待張杲之獄而後暴白哉且張公決獄  
明公而少貸使柙果負大惡如前卷云云則亦安肯薄

正而去之俾文案不符於察院會審又何為汲汲解暴  
令柙無死若是哉夫前卷錮獄扃之以紙若鎔金鐵之  
精貫重關之鍵而牢不可破幸而巡按樊公開示覩縷  
動引天子律令平反是非一人之私思得以紊典刑掩  
日月也且柙應擬徒罪贖穀四十五石而倉有收也魏  
氏領堊杲屍有狀也柙領杲原貯庫所盜麥并袋有案  
也夫李祿詳所載皆柙已開原跡二十年四月內殷公  
允之有徵也是皆藏諸司吏有考也柙寧業居喪一年

是亦齊民矣固非逸刑掣鎖之徒越有司而警方牧之  
人也讐言家無告佐見無告公正之民無告劫發陰私狡  
猾懷悍之徒俱無告夫執柙時去允李祿詳日期然且  
八月遠矣然而察院至是復悔其允曰盧柙招詳朦朧  
收寘之死夫招詳果朦朧耶前李祿招詳何不駁勘果  
非朦朧耶顧復執柙抵法由是言之前後翻擾多失其  
據而柙安得無寃誣於其中哉始柙為諸公原宥前已  
歷陳惡有察院之嚴諸公之明而為是朦朧招詳哉惡



有市井輿情之地而柵敢以招詳朦朧居之哉惡有三  
代直道之民容是招詳朦朧之人油油然處之而無異  
哉昔有好生者贖狐兔麋鹿而放諸郊獵者邀之則急  
走狂嘯以掠其死嗟夫人放禽獸則不忍邀今樊公既  
放柵於野人又從而招之是非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  
民之心輕且短與夫張杲一人也在前卷為王隆僱工  
樊公為盧柵僱工殷公復作王隆僱工及柵奏辯張公  
詢得其情仍作盧柵僱工而翁公復改作王隆僱工夫

古天吏殺人也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  
勿聽國人皆曰可殺信矣而未敢也然猶察之見可殺焉  
而後殺之今柙之獄朝一人曰可殺暮一人曰否暮一人  
曰可殺朝一人曰否夫所謂可否者纔一人之辭耳設使  
執政舍己之見平其心氣推而問諸左右諸大夫國人  
則其可否豈特一人朝暮所謂哉雖然可否無定者謂  
之疑獄王制曰疑獄汜詢衆議赦之又曰附從輕赦從  
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

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夫古之聖人思其心未嘗殺人因民遠善而近惡故著為法令以馭之夫刑凶器也擅意決殺者人人易深而聖人有憂焉於是垂法於經若易之解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臯陶之戒舜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我明太祖創制立刑於律首為橫圖薄刑具著大誥減等又五年勅刑部恤刑於疑而可矜者察小大之比以宥之此其仁民好生之意與王制易書周官之法相流通今柙無辜之獄非

止於疑而已也何獨不被聖主赦宥欽恤之仁罹此網羅繩鉗之厲哉夫察院諸公堅不原問是非不知柵為冤抑直以為可死而殺之也蓋譖禍既成每執政出都仇者從而攻之而柵名曰監生訊者謂柵非豪右則守錢奴子爾蓋不知柵以中民之產積獄數年悉貿費無餘而先人二柵暴於人野場中寡妻無嗣託食於親厚故人已閱二載矣艱苦萬倍不能一宣上卒以虞涉之媿而下無解縣之日此大道之公不行於一夫而柵飲恨

待斃所以積淹於獄也夫孰肯正明王之法忘小嫌之私挺已抗救於汨沒無報之人哉昔者柵歷大名府獄濬獄元城獄會諸解繫徒錄遠六七百里近比各府州縣獄其弊無大相遠而莫以明是故敝訟之政荒園土之教衰雖使蘇公召伯日詢於庭於國家基本萬一無所裨益矣請詳言之夫三代而下禮樂教化之不行凡可以驅天下之勢者畏而已矣是故上而畏天子下而畏方伯連帥其次畏府州縣牧之諸侯其次畏皂役羣

小夫畏天子則天下治畏方伯連帥則方獄平畏府州  
縣牧之諸侯則丘井安畏皂役羣小則民無所措手足  
而冤苦病夫獄物之深密者也周禮大司寇用獄聚教  
罷民凡害人者寘之獄各施執事以明刑恥之今之治  
獄則不然晝則聯繼而居拳桎而食呻吟悲號相靡於  
棘垣之下入夜則足連繫項重鉗肢脇受縛三麋髮引  
層閑之半筋脉急張血肉反攻而疾痛不勝噤守者撫  
之弗聽則榜楚又加矣將死一人預以病嘗之有司有

司曰可從而殺之曰某官殺汝也非我也夫死者未病而嘗有司以病者何也曰殺之慘也召慘之故有五九無賄而通者殺多餉不分者殺記守者之過殺為富者復仇殺見利弗予者殺夫官有察吏有稽彼恣殺而弗顧然且不覺者有故也未殺譖溢惡之言於吏既殺示顯柄之威於囚囚懼無露言吏忌無貫政是故恣殺之計行有司弗覺矣由是待罪之民輕天子而弗畏輕方伯連帥而弗畏輕府州縣牧之諸侯而弗畏惟皂役羣

小是畏嗟乎天子方伯連帥府州縣牧之諸侯所以治  
皂役羣小也於其治皂役羣小而弗之畏顧畏其所治  
者則是驅天下之勢不在乎上在於皂役羣小也由是  
百姓無所措手足而冤苦病府州縣牧諸侯之政盪而  
丘井危方伯連帥之令壅而方嶽蔽天子擁虛器於上  
而禮樂征伐不行於下則天下壞亂不可救矣雖然柎  
聞之君子曰有治人無治法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  
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是故商君治酷而民尚急文帝



好寬而諸吏多長者今執事治濬兩河雞犬之民不下  
十萬戶而囹圄無人執事好生之德可知矣是故吏禁  
之屬無夙弊如前所陳者是非彼能無私心人讀書而  
體臯陶之德也良由執事寬仁之政流通於濬彼自不  
敢為酷民爾或曰獄重地宜謹嚴汝負大罪而云云若  
是將有以自解與夫柙聞古之賢者不幸而居獄而速  
死之弊有三君子不由焉忘盜賊之分雜卑污之行喪  
其所有而日與囚化者命之曰湑獄乘隙竊免忘其身

以及其親命之曰遁獄劫天典隲王法挈挺決出自分  
必死鬪城守而殺禁戒命之曰叛獄嗟乎善人不入獄  
夫獄所以待小人也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  
久獄不知命焉乃今不能控訴自明復為清獄遁獄叛  
獄蹈速死之弊悲哉甚矣吾之自惑也古君子黃霸在  
獄授經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故李固杜喬孔文舉蔡  
邕皆世之大儒卒以獄死然君子之名懸於霄漢矣柙  
志疎而才狹視古人若丘垤之目龜螭鼉龍者也乃竊

嗜好為文賦數百篇詩幾千數十百首雖不足傳苟得  
遠脫桎梏而好事者或取焉柰何不以古人自附而同  
流俗於清獄遁獄叛獄速死之輩哉昔先人治土地若  
千畝自耨下理後悉賣之豪家而約劑者又竊與之通  
弊減畝數私價直凡先人諸故物無不私市於人甚則  
拆房室伐樹木鄉人無賴効之一切施其不法又徭役  
甚煩耨以貧窶得羣里長窘辱夫耨待死罪無兄弟子  
嗣之續即有井臼婦彼獨宴處閨闈不過一書生妻爾

又焉能知庶務應外事與豪傑崛彊之徒相抗唇哉往  
年執事均賦柵以中上裒下下又諸差役悉憫痛省覆  
此非執事知柵貧苦如上所云又安得霖雨之澤霈然  
若是哉噫嘻柵事已矣惟獄中無他事舍勞思愁苦之  
外則讀書日明於道少延旦夕之命為得死所爾若為柵  
申冤枉之情解塗炭之苗覆柵之妻女毋為鄉里暴客  
之資為版籍窮民此執事之恩也當道之責也柵何敢  
預焉伏惟執事裁察

上郝南峰吏部書

盧枏

枏聞昔者荆軻入秦而白虹貫日白起滅趙師而太白  
食昴鄒衍繫燕王之肆而五月飛霜夫精誠變天地奸  
氣拂星辰此皆越等曩之幹造盛衰之變關命運之會  
殆非人人可與揆咎而取徵也夫德消朝菌形類蟋蟀  
生如植槁梧亡若覆死灰然嚮靡延長頸極號噓以求  
託化育之意弛負擔之憊夫誰有蹈赴湯火舉手投足  
拯死亡者哉枏聞荆楚連城之壁隋侯明月之珠於越

湛盧之劍屈產鬻膝之乘此四者天下之至寶使出自齊秦吳楚大國必將狹重期之觀崇華廐以養之累踵曳跗購千金而視矣發跡於三家之市則人之躡景昂首而觀者纔百之二三何則語曰犀象無位出自驕貴蕢苴草履無然下伍積居襲之漸也今枘本蓬澤枯槁之士奕世編氓業不出丘壑綺縞不曳體梁肉不適唇繩樞瓦缶長太子孫閭巷不聞金玉之聲勲業之貴擁貂獮乘魚軒揚眉濶論視猶土梗草苴斯亦士之至賤

者矣爾乃負固陋之質效矯世之志遐思遠舉立於百世之下以竊慕於千萬世之上詩書飾小愚禮樂誘言志依附處士乖忤權貴雕蟲綺篆於辭賦之間銜玉不售置吾家體用不適焉於是乎上不能伏巖穴之側考泉石之跡以重明主之顧次不能發經射策効納忠信以拾取緋紫之榮下不能揆卜齮之計逐什一之利致富千金為宗族光寵夫然後張目而劍戟森企足而梁父峙市井都遂之中一陷穿網羅之設矣昔客有鼓瑟

於齊王之門者能使鬼神上下縣竽不合則人將掩耳而不聽宋人資章甫適越雖端凝冕裘斷髮文身則人將駭矚頓走反目而不觀諺有之曰衆口鑠金重毀銷骨而柙負違俗之難抱獨任之釁挾撮壞而障江河則人有惜狗馬之弊痛狐狸之掩靡不愛柙一死者矣况夫潢汙瀆於鬼神鄭聲淫於師曠社櫟棄於匠石燕磔笑於周觀誇渚崖而東面視惡知其不長笑惡於大方也夫柙罪戾如此其大適遭傭奴之變而其家益無賴



圖致之死要取不訾之賄厚誣抵法之刑尚賴天地日月得以自明稱貫一年乃復皇網掩其翮周網繚其膚甲索繫其足垣鼠不避嚙其髮髭柙聞市廛之音商販歌嘆愈於鈞天之樂薄解束縛稍至散地跼躑僂俯愈於帝庭之美出檻域寢苦塊愈於匡床之安藜藿之飯晨至而晡進試以挺杖後食愈於紫駝之羹赭衣短褲不掩脛胛略備燥濕愈於魯縞之繒吏至喜則屈膝怒則頭搶地雖太史公詬辱蠶室王嘉惕於法伍李固斃

身垂歟塗毒金鐵俛首垂涎噀天椎心而流之以血何  
以踰此柙聞蛟龍失雲雨則罇鱗波濤殞骨泥沙士嬰  
禍難則毀身亡名折節狗死今柙形辱志降長謝洙泗  
則聖賢之逐客覽清聖之鑒則鴟鳶之餘肉何地而不  
可委乎而柙含垢忍恥延一夕之命苟活溷壤溺血之  
中不能蚤自裁決貽先祖之羞徼鄉里之惡者是非禍  
覬徼幸而利大於輸生耳竊懷蓄恨之積固有不瞑目  
之行故敢冒死上陳願執事憫裁聽察其情柙聞古人

有言曰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趨舍異也何則孝莫大於復讐統莫先於傳子士莫重於廣業昔者尚子行仁勇之事長驅赴難不能弭伍奢之怨穆公屬國於宋殤搆戚黨之禍結怨諸侯不能定子馮之居子推汙世主之量高不賞之節燔炙介山不能樹管仲之功也故夫事涉過計於前駟馬不能捷追於其後矧死生之際得失之大機柙固熟思而詳議之矣惟執事推心加聽焉曩者柙寘身園土出歸謁先人於淇

門敞廬未幾而潢池之孽作黑山之賊舉抉垣破屋戕  
先人而火其室先母垂白髮號哭不逾時而逝者豈非  
悼痛先人不首牖之故哉夫柵孤立無兄弟犬雅甫九  
歲即亡次子三歲亦歿死寡妻孤女甞然在室族人攘  
利變易不測竊恐柵舟不可為誓陳人之媵或加於我  
廬處子矣柵聞墨翟棄室而說諸侯百里奚自鬻而相  
秦甯戚飯牛以干桓公此三人者豈竊世主權利富貴  
取聲譽天下哉要之各秉時奮智行義達道樹勲業為

不朽爾夫柵自穉齒學章句長而被儒服誦法周公孔子之道思欲附會古人效駑鈍之資蹇步鉛割麤有所建明於斯世也然瓦礫之才璞匠所棄制科之不收縉紳士大夫之弗齒中風狂癩觸昭憲之網弗出者三年矣奈何遽死而不急聲噍噤於執事左右哉由是觀之舉子推之隘者則士不宏跡宋穆之謬者則統失緒持尚子之操者則狗近名不寬孝昔曹沫將魯不死三敗之辱於柯之盟則挾匕首桓公歸魯之侵地以雪衄

師之恥今柙欲包曹沫之羞以反三子者之見而後伏  
斧鑕之刑尸藁街之觀歛然長逝少謝造物之私執事  
胡不少垂憐惜宏天下恢廓之量忘其出身之微越於  
世俗之惡拯袂水火雪淹滯之寃以成憤抑之志柙即  
白骨復生戴覆盆而被日月之光者果誰之賜哉

上李東岡推府書

盧柙

柙不佞不能奉先王之教違孔子之訓以奸時王之典  
逮繫濬獄三年迷惑頓踣殊苦萬狀寃頸縮喙不敢長

鳴而自陳此非堯舜兼濟之病天地之大遺於果羸螟  
蛉之細也抑枿自察材質卑微扑扶囊木之間恐不能  
盡白枿之所以待罪之理又不足感執事推亮憫裁之  
化賈山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執事之威甚於雷  
霆震悚惕厲萬不獲已略抒固陋沒死上千幸加惠憐  
聽垂察焉枿聞春秋之義自誅討亂賊禁吳楚猶夏之  
階特以復讎為重復讎之義非尋常世俗簞食豆羹之  
怒詈罵睚眦之怨瞋目按劍曼胡血纓命氣相高也孔

子曰父母之讎寢苦枕戈弗與共天地也遇諸市朝不  
反兵而鬪檀弓曰喪不慮居毀不危身曰毀不危身  
為無後也非謂衣錦食美察音樂之比長大子孫樂妻  
孥以供宴安也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  
曰否立孫重嫡子之建延宗廟血食之祀繇本始之義  
爾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夫仁者踐誼勇者不必死節智者不汨名若徒效小廉  
死小耻快一劍之奮行弗顧後令聞廣譽不加於天下



滅父母之稱此匹夫自縊於溝壑之事少有遠慮圖大者不為矣詩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夫寘身狃狃之中狹聖鑑之卜從一死不返之諒孝子不為也曩者柙犬豕之質寡聞道之資觸司寇之刑囚幽圜室之內先人赴訴御史臺下聽之問諸監司曰免問諸守令曰免問諸讎正曰免夫然後稱律令出柙於死沒之編氓之籍越明結獄始歸侍先人寢食几杖先人又不留家居適淇門別業入暮夜而盜賊興矣鉏

擾登之大屋干戈擾於坳塘白及之虐若於平樓先人  
縣繩及堞隊則賊藉之戰鋌伺之鉤鏃一夫內嘑羣響沸  
應絕雞犬振簷瓦先人以七十之年降而蘇登者三杪  
乃氣力疲憊謂庶母曰孤兒始脫患難我有長苦積恨  
於異日者不得與之語乃今父子不相見天乎命也賊  
薄滋益甚請幣不可請貨不可請降自分裁不可賊突  
登戕先人沒悲夫誰能無父而死何先人令其子不忍  
言之若是也時告諸縣邑賊已出境有懷慶為之穴陽

武為之墟封丘延津大河之曲為之堂隩烏合蟻聚之  
衆斬木揭竿大呼於淇衛之郊時蔣公蒞政不肯發一  
夫掣白梃以逐之柵家貧新禍又無財賄催熊羆之士  
誰肯不待教命為柵出死力窮誅越人之寇哉即有鄉  
曲之民哀柵無告者捕之纔得蜂蠆于積閨竒劫之間  
封豕虺蛇凶噬之惡固已投跡草木依山澤肆然無忌  
而誰何郡縣矣柵興求父屍歸之寢則官府有憎惡之  
不祥城守有捍拒之嚴陳哀暴棺于郭門之垵猶及今

未成葬也當是時夫豈不能告諸天子請諸連帥也然  
多狼顧之患懼滅門之禍其事本末未易明此所以沒  
齒關口而不敢言惟我執事明睿遠炤深察而悉之者  
也願執事熟思加痛少裁焉是年先母悼先人之故垂  
白髮哭泣不飲食距父凶六十日亦殞柩奉二柩袒括  
愠哀皇皇焉如有求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得也杜門啜  
粥守先王之制嘗膽謨謀雪先人之耻不知察院復按前  
事移檄復收柩矣由是司理授鎖城旦詰門戶貳繫其

妻義勇竭夫圍其宮執柎苦塊之上械送大名張公勸  
問不即寘之死刑之若不能舉也哀隱嗟嘆之不足三  
月而後成獄竊窺造化之私少欲得其當以處柎爾卒  
乃不得執政旨趣擬之大辟柎信知非張公本意雖九  
死猶不足報張公深恩也柎有二小弱子托宗祀之寄  
未及而長子殤越數旬而次子為無服之殤夫下殤葬  
以夏后之望周無服葬以有虞氏之瓦棺也柎囚繫不  
能與二子永訣覆用蘆藁孔子曰敝幃不棄為埋馬也

徹蓋不棄為埋狗也由是言之二子之葬視不如狗馬  
矣昔者延陵季子適齊反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還其  
封號之者三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  
也夫聖賢值事變猶不能忘情骨肉真其魂之隨已以  
終父子顯幽無間之義悲夫古之君子皆然何柘獨于  
其子生死不相知若是哉書曰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  
子柘承先人之光無冲子之繼又何施焉詩曰貽厥孫  
謀以燕翼子子且長沒何孫之能貽也夫柘受木索嬰

金鐵坐幽室之內無日月之明忘晦朔之變腥臭觸九  
竅死屍參肢體稍解縲紲伏棘巖之下蟻虱如流結髮  
如約肌理不和胼胝紛紜之皮搔之如雪下夜則檻柵  
交軋枕股之會鼠嘯於顛蝎螫於承顛百足岐翹之蟲  
歡愉游戲於肘腋之間少有關便則守禦者禁之曰噉  
叱而榜楚交施於骹脛之上矣昔絳侯下廷尉曰吾嘗  
從楚軍百萬而心未能動殊不若見獄吏之已甚條侯  
坐收不食嘔血數日死顧柵鄉里委巷之陋繩樞之士

而眊細之人也視此安得不寒心哉栴聞太史公曰砥  
行立名之士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理色其次關三木  
被箠楚受辱昔湯讓天下於涓子涓子弗之潔也負石  
入水死伯夷思與鄉人處其冠不正去之若將浼於塗  
炭夫視天下不以為潔視傾冠細故若恐汚其身也設  
使二子視辱其先祖理色關三木箠楚受辱者思將何  
如哉夫栴行汚名賤即死若九牛亡一毛無所輕重於  
世然自忍耻湛溺苟活溷穢之中無恤涓子伯夷之誚



者竊惟私恨有所未圖報天地之大義有所未經列如  
前所云云也昔越王勾踐禦吳於檣李戕其王闔廬殺  
之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  
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卒敗越於夫椒向使  
夫差懷君父之讎卒有不諱則越無會稽之耻大夫泄  
庸種蠡必不匍匐屈膝於岩峪之間其子女臣妾文馬  
珠玉珍寶之器必不陳於姑蘇之臺闔廬之耻必不雪  
於九原之下楚之滅越椒也箴尹使齊反自拘於司敗

楚人釋之曰存子文之祀若楚子忍於箴尹之禍若教氏之鬼久矣其餒矣孟明視為秦伐晉再戰再北喪師百萬為晉俘虜逃之釁鼓之下可為辱矣孟明以衄師禽將非勇也身死名滅為天下笑非智也退而與秦伯圖策汧雍之間君臣合謀開關出兵東取王官及郊濟茅津封殺屍還霸西戎威震天下再敗之耻一鼓而洒之使秦伯不悟過之可使以立功誅孟明以見法孟明不蚤見主之不留罪引節以自裁夫孟明髮膚與人同骨

肉非有異衆之飾徒偕草木比糞壤死矣安得強秦之  
國功並五伯名與天壤俱哉夫柎抱不測之罪非有公  
輸墨翟之智陶朱猗頓之富孟嘗賓客解難脫死之救  
也生產貿易子無餘燼茂父子兄弟之親寡妻孤女棲  
食畦蔬紡績之間柎恐就刑之後父母骸骨長棄暴露  
遠無收恤之主牧豎戲為蹋鞠牛羊礪之角獵夫鞭其  
朽過者泚頰睨視曰盧柎不肖抵法使其親陳列天地  
如此可哀也夫柎誠無面目見先人地下俾夫差得專

美於其前也竊又恐墜姓隕氏絕太公之後祖宗墳墓  
歲時伏臘無一人陳菜羹奠酒漿者不得如楚子存若  
教之祀也夫柎固有一死特以減奴矯誣坐滅卻顯業  
廢事功口無食人之粟足無立人之朝一旦與蝼螻同  
斃飲恨忍恥長跪遠謝於孟明視奈何不拊膺搥髀流  
涕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柎伏覩執事為治大名農易其  
業女不忘機杼南鄙郊墟之民父老扶杖謳歌思化是  
召公之治也博物多識窮天地之文審綴理之極是子

產之智也忠信明斷民愛不忍誅無奸伏之心是仲由之義也執事被三盛德柵猶卧烈焰之中甘焦爛之禍不能極聲號呼以速霖雨之澤智之所不足論也柵聞古之君子聽獄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詢有赦無殺柵雖不佞竊覬覦於君子矣夫先王觀風盡民情之變有奏獻賦詩之體柵不揆昧死述鄙俚隨書進聞惟執事之採察焉柵頓首頓首

再上李東崗書

盧柵

柵聞魯使人於宋踰梁父之險捫織葛陟鴻涯俄而力  
屈失足墜大壑中三年饑茹松栢之葉而渴飲霜露吸  
夜氣風雨之所激射虺蛇之所吮齧山精魑魅之所揉  
捽艱苦殊狀其濱於死者數四矣然其人極聲號呼求  
救於途旅往來者然皆聞之去而弗顧也間有顧者不  
過攀危木踐滑苔側身俯首曠視默然駭慄輒引去不  
捄然卒未知其人死與否也明年魯人伐宋攻其城公  
輸子載修具輶輶器械往過之而其人猶存活力疾呼

之不已公輸子垂長綆千仞下飛櫓雲梯以致之其不及崖岸而康居者尋常尺寸之間耳然徽纆中絕愈益墮其人幾死夫然後知命之窮極理數之未至終自恚憤至死而無所仰矣柘鄉昔不遵師訓陋寡聞道瞑行徑趨傾跌殞仆沉居圜墻之中食惡糗糒飲蜚毒之水金鐵鉗其脛蟲蚤蠹其膚冤厲嘯嘯之鬼振於夢寐蓋嗥哭而望揀於世者於茲五年矣然亦有聞之弗顧者有顧之默然駭慄引去者竟未見有能披髮纓冠而往

掾之者也往年執事自諫垣臨治大名柵竊私心喜之  
曰李公仁隆德盛道光而化普行獨而思淵浩然之氣  
塞乎天地執造化之契而施再育之恩者此其人矣於  
是仰首長鳴極其聲而號嘯之時御史胡公行郡執事  
惠然與張公吳公明其寃而抗救之益力雖公輸之救  
魯使不過若是恩也向使胡公少有察薦天隱之意出  
柵幽谷隰之崖畔以抒執事一夫不獲之憂抑亦何損  
於政而乃隳柵淵壑踣躓彌年雖興哀望至竊恐公輸



厭聞而長往弗顧令柩陳屍坑谷喂野鼠鴟鴞宗祀滅  
絕妻妾改醮則先人之柩誰能泚頽睨視覆以一抔之  
土哉夫柩罪文始末執事已悉今不敢贅但張杲實柩  
傭人彼家排牆撲死遍體傷痕夫豈柩一人一手所致  
佐見俱悉苟訊及之其情立見矣今刑部駁章覆勘坐  
此齟齬乃張公復令濬縣勘問夫積獄既久若使下官  
奉承刑部風旨羅織成獄是猶重關金墉而固之以鍵  
又安知死所哉伏惟執事闡公輸之仁哀墜壑之難接

之長綆飛檣雲梯以慰柵極聲嗥呼之望庶使墜者不  
死葬二親之柩全妻妾之節長育胤嗣以成我執事興  
滅繼絕之惠柵少長一日畢盡志願執事所賜豈有涯  
淚哉

與陳一泉外翰書

盧柵

柵聞往年執事受職走馬來濬縣時縣主尊重廉隅甚  
峻高其才不輕與物接明日始乘轎邸見執事之任既  
數日始戒官寮從事屬典禮進賀踰年柵或因執事春

秋祭享會食入公門於園牆窺視則縣主肅而入恭而  
出周旋委蛇賓主輕重之儀罔敢墜逸與前所聞者大  
異竊獨不知何為而然也既而濬士大夫有所存問於  
枹者私道執事盛德恭愛仁賢道隆而思謙行端而體  
備宏外而惠中有所叩則因為之鳴以盡其節溫乎如  
玉縝乎若金秀乎如芙蓉淡乎如秋水泛於塘澄霽而  
無所淆濁也曩昔縣主之所以盡禮於執事者謂非由  
是乎哉暨枹詣御史臺對發內黃見執事迓來每伏謁

道左執事忘其為囚以鞭揮之曰毋執事之聲音顏色始得接見尤進乎圜墻之所窺識者而前士大夫所稱譽果足以得其似也當是時有能脫去桎梏加我冠履法服令之得為人其體使能誣伸坐立其手足使能持行其耳目使能視聽其禮貌使能揖遜退避其口使能道古今事變明仁義陳帝王之迹而無已也執事憑軒而聽之則必有可觀者今以刑僂之民為世擯斥雖欲自進已見逐於君子門牆矣柙又焉敢振金鐵亢明刑

揚其惡臭塵觸於執事之庭哉雖然嘗聞聖人樂天而知命賢者守義以徇死智士不廢時以立功所謂樂天而知命者道德備於己險夷之來非我所致凡利害升沈通塞之故舉勿問焉則周公居東孔子圍陳其人也所謂守義以徇死者不幸而禍變加我者或是與雖死以定分可也加我者或非是與雖死以順受亦可也然則奚死哉死於義則止爾若荀息之死節叔孫豹之守難彼誠深乎是也所謂不廢時以立功者略小嫌以自

污藏器以待時而用其道於天下者也略小嫌以自汙者所失者一節而所全者大分也藏器以待時者權也而用其道於天下者垂大名於天地洪濟萬物而大行斯世者也昔子犯之負戈管仲囚檻而顯齊者非與夫柎以盲昧入死刑誠見黜於周公孔子者若荀息叔孫豹則為其君引節今柎緣讎坐誣而罹之極刑即狗死其所守者何義哉獨柎罪章所載一見釋於御史樊公再見疑於太守張公使有解倒懸者得沒其齒終其愚

則柙願為伯臣執鞭夫豈無膚寸之功以謝天下哉今  
特囚拘牢狴去冠飾而聯紲之其體非復能訕伸坐立  
其手足非復能持行其耳目非復能視聽其禮貌非復  
揖遜退避其口非復能道古今事變明仁義陳帝王之  
迹假令執事致之堂陛賜之跪拜使出話言不過頽然一  
囚而已又安能決胸臆開口一辭為君子應對哉夫柙  
淹獄數年心思繆輶每傳鐘鼓及獄卒喧呼警報則便  
悻怖久之始能定日間與囚徒雜處或勉強一笑不過

亂愁苦忘兒女思爾非有可謂樂然後笑者也使憂能傷人則吾豈可以延歲月不死哉比年來桎梏無晝夜或為文賦腹橐成則請於司圜氏解刑而後書已則復刑以故多鄙俗無足觀然猶不以為恥而獻之官府亦欲司命者知柙頗從事於斯免撻笞云爾夫虎豹惡獸君子忘其兇穢而寢之皮取其文也今柙克穢異於虎豹而有其文或者為君子之所寢邪謹錄舊所為文五首賦二首雜體詩二十首託諸生錢子萬選李子應宿



敬上執事倘忘其充腐之質而寢其皮毛之文燭日月之光而賜之以不死之惠俾耨求士大夫所稱與親炙盛德而叩其鴻音則夫園牆之所見內黃之所得者愧然而失矣

與耿忠菴進士書

盧枏

孟冬十六日臺人某來揖司園氏曰汝為我語盧枏屬者進士耿公過濬諏訪而寃狀曲垂愍痛諸所云要旨謂斯世縉紳元老諸公憐而狗馬文辭早晚消息得原

報柵愚聞此伏地叩頭泣血下曰柵不肖勿遵師訓蹈履乖妄鬼神恫怒橫被譴厲疾首圜門抱不測之誅為名教所不齒者於茲八年今耿公乘驛傳未遑稅鞅遽賜問一囚抑不知柵以何因緣得見幸如此然柵知有所感矣請敬陳之夫天地萬物交錯水火相薄精氣感通象類流動各以召應故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樂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感通固神化之能妙用符契之機也獨不觀於會稽之山夏后氏之

穴焉爾乎瀧控峪呀寥乎其深虛也不知天地氣至則  
洩靈稜出雲霧變化虬蟠盤旋如車蓋旗幟盡幻怪於  
山谷之間向之靜淵者轉而劃然軼蕩也夫夏后氏之  
穴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豐山有九鐘焉邈懸曠漠偶  
乎其塊獨也不知夫霜降氣凝轟闐雷觸天然自鳴於  
大荒之野朝游乎瓦礫夕諧音乎玉磬轉移之間比於  
師曠之耳夫山之鐘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沙丘有虬  
鳥焉秋深蟄籟口向宿不知春社既臨儵然竊杲愚入

華屋少出於珍竒花木之間冷然而乘清風飄搖乎太  
清雖有落盧矰繳之施弋人將弗加乎其上也夫沙丘  
亂鳥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燕臣鄒衍縲頸繫獄頽乎  
其刀鋸之馘鼎鑊之截也不知夫昭王感吁霜之事按  
劍解顏尊為上客卒之推運五德談天地四海九州之  
蘊吹陰谷之律使五穀繁殖夜為虜晝為賓夫燕臣鄒  
衍其感之最著然尚迂遠而難言也因是知今日之事  
柵常受誣大辟伏金索貫三木與盜賊妃伍惘乎自分

為天下大僂也不知夫耿公方受命南還揭旌黎侯之  
國而威馳乎燕趙之外觸臭類存寬儉令枻違去塗炭存  
先祖祀畢少壯之志雪一劍之耻然後復儒衣冠以見  
士夫即枻瞑目而耿公之德已塞乎天壤矣夫枻囚居  
九幽之地有內死之心無外望圖生之意臺人云云蓋  
耿公感之以天也而僕長跪遠謝動之以人也夫積誠  
弗竭則著之言辭言辭之不足則據之以為文孔子曰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謹以荒疏并舊作四賦十冊敬上

伏惟高明垂覽焉

上晁春陵書

盧枏

前五月內節判馮公來署濬事之三日臨獄閱囚出明  
公所示手書文采巨麗懇惻過甚皎乎如春陽溫乎如  
挾纊既枯之骨勃然復興此誠造化生育萬物之私非  
世俗偶然一得之效也枏愚不勝愴恨伏念五六日抵  
于旬月精爽淪喪愴怛如失東望稽顙渺無涯涘竊唯自  
古在昔賢豪之士顯於側陋若侯生見顧於夷門馮諼

蒙任於薛邸毛遂脫穎於趙庭薛公納眷於旅次是皆  
感會風雲遭際世遇遭見龍之時而受知於大人者也  
繼茲以往世道交喪玄纁蒼璧之儀加於世胄丹書赤  
訓之章不出侯門陳平之巷絕長者之車韓康之廬乏  
束帛之芟過此而言取士於管庫魚鹽之間者吾未之  
見也矧夫弗潔之囚三木囊頭長錮狂獄者哉夫虎豹  
之皮人取其文而或畏其兇犀象之骨人愛其材而或  
惡其穢是非虎豹之罪皮與骨固足以厚人之疑也柘

以傭奴故致晉師三豕之疑涉樂正夔一足之誤陷法  
象之地脩擄楚之辱殫周勃之金嘔條侯之血蟻蝨生  
於肘腋胼垢長於肌膚懸衣如鶉結髮如繭節屆暮秋  
獄草委歛仰視鴻雁嗚嗚南翔思欲振羲和之轡頓六  
龍之首折若華於陽渚躡倒景於崦嵫天路永遐喟言  
莫昇神往形留我勞如何昔嵇康以忤權而臨刑蔡邕  
以浩歎而當倖陸機以膺譖而致命禰衡以抗俗而膏  
鉞此數君子者功成行著生則懸名於霄漢死則垂芳



於竹帛長逝瞑目夫復何恨哉若柙讀書幾三十年叨  
先於禮樂之域獵芳於詞翰之林上不能効駑蹇之力  
於當代下不能立清修之譽於鄉閭徒以曾參殺人之  
謬與盜跖聯頸而死嗟乎人生至此能不悲哉顧念形  
影實知克穢柙竊自分當為世所棄又安敢蓄不貲之  
懷望大君子收恤明公道塞二儀光照四表奎壁之章格  
於上下鸞龍之文奮乎遠邇將使徐陳奉轡應劉扶轂  
屈平擁篲於前子雲擔簦於後此足以徵明公天挺之

聰顯昭代人文之盛矣今上注意翰藻明公制作實  
為聖眷雖漢儒白虎石渠之遇蔑以踰此夫盛德顯位  
巍巍如彼今聞廣譽赫赫如此然猶投入夜光微福囚  
虜慰冤魂於梧丘解貳負於石室垂大恩於幽垣示昭  
曠於天下孟嘗平原信陵諸君號稱下士未易幾此柙  
感恩無地敬敷委曲臨紙投涕痛深心骨唯不惜惟蓋  
終惠犬馬益幸

與孟龍川書

盧柙

龍川執事莊周稱膏以明自銷漆以用而割樗櫟之材以擁腫不適用而壽慈嘗笑此語為不關世故墮四體偶槁木土石能言誤斯世而已及觀夏商末主殺龍逢囚箕子劓王子比干此三賢者視死如逞明惟恐其不銷也用惟恐其不割也未嘗假以擁腫不適用而壽則信乎周言果為過論也夫龍逢箕子王子比干欣然而死者其道誠有所重故生而有所不用耳曩使苟於殺身無關綱常倫理之道此與匹夫匹婦自縊於溝壑同

彼三賢者尚肯銷其明割其用潰其擁腫徒適用而弗壽耶然則周之言或有可取與今有人薦高第職在司諫或監察御史給事中官犯顏直諫膏身鈇鉞與龍逢箕子王子比干遊則亦何恨於死也若乃讀書行道身未荷人之祿手未斫人之圭徒以讎者文致矯誣銜冤抑負明刑與一切盜賊奸宄無賴之徒同斃抑安得不有感於莊周云僕繫獄本末執事悉備而我盧氏在瀆世世業農無公卿朝士大夫顯貴故僕得罪後無一人

肯援手者而僕亦不敢出私怨言分定故也假若趙盾受械狐偃當偃柳下惠城旦子臧季札充匠作子產季良叔孫豹石碣擬流竄有力者坐笑而觀之彼數君子者能無怨乎哉夫其怨者戚之也不怨者疏之也戚之故民無所不致其愛也疏之故怨而有所不屑也奚若是分定故而已矣今世大人君子有能興衰於不報之地僕得末減遠徙邊塞汙射生血刃死為國殤雖未能從龍逢箕子王子比干遊比之徒死圜牆無分毫効力

當代者不亦遠乎哉私念至是前莊周所謂愛其明惜  
其用守擁腫無用而竊壽者僕誠無取焉執事以為何  
如屬者聞執事於王四府耿進士前極稱僕見誣狀又  
出所作四賦塵上此造化生物之妙也銘刻銘刻

報盧次樞書

孟思

年時以來辱賜教書望僕以拯死伸冤語明事覈文從  
詞順援古證今灑然以辯淒然以泣鬱然憤然以恨而  
不敢怒嗚嗚然以長號文采巨麗蓋出自衷腑有理之

文也足下在深幽囹圄之中而出語猶如此果理直者  
壯而窮愁者能文也乎哉手之不置汪淚濡睫值僕連  
有大喪衰斬廢業不能為書慰答以白衷私再辱教書  
縷縷若責僕以交誼情淺問慰疎闊語悲而哀似有怨  
意者又值僕有大病痛楚危迫幾於不救復不能為書  
慰答以白衷私今者左手猶未甚痊而右指頗能執筆  
恐足下終以為怪也聊復裁書叙心以曉足下足下試  
少聽之前書累數萬言而意在於救之也後書言簡於

前而意深於昔者意在責之也僕雖孱濁下愚然讀載籍所紀英傑義烈英雄敢決之士雖知其過乎中庸聖賢之道然每每私心喜之足下視僕為何如人哉友道之絕於今也久矣英傑義烈英雄剛決之士人以為非中庸聖賢之道而不為也亦久矣獨僕不以為然也然而不如足下之意前書所云云者足下不見禮乎禮三年之喪公事不過其門居喪不上書僕雖欲如古英傑者流其如禮何即外禮以自縱欲如足下意上之人未



信而先見尤矣况僕英傑心也守禮士也安能如足下  
之心而遂僕救之之道哉自己丑下第至於甲辰喪服  
病體足不跡京師者十有五年僕之身世亦可謂抑且  
鬱矣淬礪鈍鋒鞭策老足將為丁未之戰而瘍發於體  
幾死都下而又不獲南宮之試也悲夫親存不能奉光  
榮之養親歿不能受一命之贈歲月冉冉已無聞而不  
足畏矣僕之身世何如哉夫今之所謂脫人之死伸人  
之寃者則有謂矣其上權四海宰天下勢熖氣赫頤指

可以脫桎梏氣使可以釋累囚如武安平原者其次金玉走閨闈寶賄通權豪朝納珍賂夕出重獄如衛青魯朱家者又其次奴服以從主殺身以明冤經上官動天聽如貫高之從張敖石忠孝之仆韓碑者至此極矣僕也有三年之喪行未可以踰禮無百金之產貧不足以取勢讀書積學將以忠君而報親身又未可以許人其不能如武安平原衛青魯朱家貫高石忠孝亦已明矣悲夫何以為救之道哉何以遂英傑之氣哉何以如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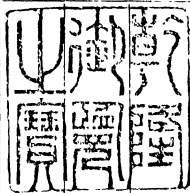
下之所云云者哉去年之秋瘍病小愈蓋嘗興疾以至  
都下止十有二日卧舟南還亦嘗見數大人君子而懇  
救之之言矣又嘗脩述足下之寃濫酷枉矣或有耳之  
若罔聞者或有聞之而長太息者曰非其職也權不在  
也職矣權在矣而曰前案已定也勘官者不可違也悲  
夫百工亮天工者也食祿而理若事者也不知矣知而  
太息其非職無權矣猶之可也當職持權明知寃酷而  
以前案已定勘官懼違而止焉將不以言者之人微且

輕耶悲夫以卑卑一舉人來之乎都下九牛之一毛也  
其輕且微審矣矧無勢與賄即如貫高之欲死以明冤  
其如前案勘官何外此唯有代為之言矣而足下又不  
見今制乎凡軍民利病諸人許言唯生員不許監規俱  
在也僕繫名於監久矣又非得言者也悲夫周子有言  
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今之官多殺人媚人者夫禮不  
可出勢不能行貧不能具賄分不得上言則僕之計窮  
而足下望救於僕之心亦且孤矣然天下豈盡殺人媚

人者耶足下幸遇一大人君子之不衆人見者則寃之  
伸亦有日也昔僕嘗有志於叨一第已即上一疏於朝  
而不畏上之官平反前之案是僕之所能而今且未之  
能也尚何言哉虞卿者戰國游說士耳棄相印與故人  
逃去足下知僕非碌碌者視僕於虞卿如何哉即有相  
印且能棄之如糞土然而不救之者孟子曰挾泰山超  
北海非不為也誠不能也足下其靜以守罪即不能待  
吾得言之日或能待有大人君子之賢若夫問慰之慙

勲書翰之往復誠為濶略至於讓以棄捐誚以忘我則是未達鄙心不知事勢諄讓雖切則不敢受不敢受何也問慰通情書劄傳命平居惻切之義也今足下幽圜深邃關禁嚴急長鬚赤脚不敢出入書郵詩筒未能徑達勤勤懇懇徒勞心忉忉而敢日貢意於左右耶即使僕冒國法通禁獄或有司戒焉將以咎足下雖僕不畏得罪亦恐非足下之利爾且足下獨不見義縱之治定襄陳子昂之斃射洪乎心邇而情遙跡踈而義密交情

乃見不在憧憧幸勿為過美里幽囚周王演易廷尉久  
繫漢儒受書易曰困亨生於憂患理也幸勉旃崇養文  
懿以俟好音邑邑遣字不獲悉心毒暑自愛思再拜



明文海卷二百四